



想像與現實的互見—— 我看張之路的《極限幻覺》

國家圖書館採訪組 ◎ 鄭雅云



極限幻覺
張之路著 / 民生報社
9406 / 180 元
ISBN 9867507533
平裝

帶上張之路的最新小說《極限幻覺》，我一個人向東京邁開腳步，準備展開一場只屬於自己的旅行。在東京漫遊的6天中，我總是在電車上翻開《極限幻覺》閱讀，相當湊巧，故事的開場就與電車有關，當看到書中描述車站出現詭異的廣告，我也不由得抬起頭來看看月台上的廣告是不是有奇特之處，可惜（或者該說是幸好？）都沒有「西伯爾兔子」的存在。

當我一頁頁地翻閱《極限幻覺》，身處在陌生城市的我，恍惚之間，竟然想像自己也進入然然（書中主角）的世界中了……

事情始於然然所居住的S市中傳說有飛碟出現開始，隨著謠言日漸擴大，市長不得不出面澄清飛碟事件乃是空穴來風，以平息民眾的恐慌，但事情並未因人們停止議論而

了結，而只是暫時被遺忘。

然然是一個就讀藝術學院附設小學的女學生，有一天她在地鐵站幫助一位古怪的老爺爺，反被對方嚇唬一番。第二天，她和一起就讀藝術附小的鄰居白麥子，搭地鐵回家的時候，因為攙扶一位跌倒的老奶奶，不小心提早下車，然然趕搭後一班車追到自己返家的那一站時，卻怎樣都找不到麥子的蹤影，麥子的父母雖然已經報警處理，警察們也很積極地在尋找麥子的下落，但是然然還是每天到處去地鐵站詢問麥子的行蹤。就在大家對尋找麥子已經逐漸放棄之時，然然的班上來了一位長相與麥子很相似的轉學生傅浩。

隨著新同學的加入，然然的世界也開始有了不尋常的改變，傅浩因為具備某些特殊能力，例如可以模仿各種樂器的聲音，可以移動物品等等，於是成為同學們的崇拜對象，在傅浩的慫恿之下，同學們玩起一張遊戲光碟，在玩的時候，必須先說五遍「西伯爾·瘋狂的兔子」才可以開始進行遊戲。可是每個玩過這個遊戲的人，最後都個性大變；而且不止學校如此，S市也接連發生許多自稱是「西伯爾·瘋狂的兔子」的人，到處尋釁鬧事，擾亂社會秩序。而這些人似乎

都是因為玩過一張遊戲光碟而變得如此。

負責偵辦麥子失蹤案件的葉雲警官，同時也在調查神秘飛碟事件，藉由然然和孟大環（嚇唬然然的那位老爺爺）的幫助，利用孟大環所發明的機器，他們證明傅浩就是失蹤的麥子，也發現事件真相是因為有外星人企圖使人類陷入瘋狂，因而設計出「西伯爾·瘋狂的兔子」遊戲光碟，幸好有孟大環在，得以粉碎外星人的野心，於是外星人也如來時一般神秘失蹤了，而麥子也終於恢復正常。但是葉雲覺得整件事仍有疑點，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飛碟來過？它就這樣走了嗎？葉雲一邊思考這些疑點，一邊努力搜索其他從飛碟出來的人，而S市也逐漸在恢復往日秩序，與此同時，孟大環卻失蹤了。

循著然然告知的線索，葉雲來到天文學家袁宇宙的W公司總部，看到袁宇宙本人，葉雲突然覺得袁宇宙與孟大環有些相似，所有事情彷彿有個奇異的連結產生。最後的真相證明孟大環和袁宇宙是同一個人，只是他的精神分裂成兩個可以獨立行動且不知對方存在的個體。其實並沒有外星人的存在，一切的事情都是因為袁宇宙發明可改變人類大腦磁晶體排列的方法，因而想要控制人類思想；但是他的另一人格孟大環卻又極力尋找恢復大腦磁晶體排列的方法，最後反而揭發袁宇宙的計謀。所有事件因一人而開始，但也因同一人而結束。

看完這本書，我最受感動的是書中無時無刻存在的「良知」，作者讓書中的每一個角色都存著基本的善念，沒有一個人是生來即惡的，而然然無疑是當中最「擇善固執」的一位，如果不是因為然然對孟大環的信任與溫暖的對待，孟大環不會那麼努力的想要

幫助然然找回麥子，不會那麼努力想要讓世界回復正常，因為一直以來，他都被眾人視作精神病患而不會被平等對待過。而袁宇宙正是因為長久被眾人歧視，而想要將人類改造成所謂「瘋子」的狀態，因為這樣他就同眾人一樣是正常人了。就像然然的班上，當大家都因為遊戲光碟而瘋狂時，然然反而成為不正常的人，遭受同學欺負。

這個世界的正常與否，其實取決於人們的眼光，一個人的時候或許還看得清，但是當身處在一個團體，我們反而會盲從，不自覺地以多數人的意見為意見，而忽略了內心真正的聲音。張之路創造的然然，是個單純容易相信人的孩子，她的相信為周遭的人帶來信心，也改變了孟大環／袁宇宙。

張之路用奇幻的情節，寫實的筆法創作出《極限幻覺》這本書，讓人一邊幻想書中情節，又一面對照這現實世界是否有何不同；可笑的是許多現象恐怕在現今社會都已是見怪不怪，反而然然對人的「信任」，是很難在如今找到的，良知其實每個人都有，但是大多數人都會因為害怕受傷害，而不敢信任別人，甚至為了保護自己，而無意中傷害別人，最後傷害人的與被傷害的人都麻木了，信任也已經沒有任何價值了。

如果說這本《極限幻覺》目的在於喚醒人們的良知，要人們彼此信任，反而太過嚴肅，讓人失去閱讀它的樂趣。而應該說當讀完這本書後，我希望能像然然這樣，擁有無比的勇氣去做自己認為對的事，例如幫助別人，信任別人……「啪」地一聲，書從我膝上掉了下去，我從冥想中回神，撿起書來，而電車，仍然一站過一站地繼續向前駛去……

...